



严肃的媒体 不必回应网络琐屑议题

文 | 马少华

有一些在生活中本来琐屑的“事件”，由于网络的传播，而被无理地放大，而参与放大的传播者之中，就有一些严肃的传统媒体。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媒体严肃的品格，正在被这样一种“细大不捐”的接受态度所悄然侵蚀。

当前，传统媒体比过去更为关注来自网络的舆论动向和信息。微博上的一些传播流量较大的信息，往往成为传统媒体评论的议题。这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因为，通过这样一种“接驳”，可以超越传统的传播链条，把社会生活原生态的事件和意见直接呈现在大众媒体上。

然而，网络信息这种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强势，也不免导致传统媒体不适当地对微博上的一些琐屑信息做出回应。

比如2012年11月16日南方都市报社论版上“街谈”栏目，发表《垂绳购物的好处》就是对一则流传颇广的视频《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女生用长绳取外卖》及其在网上引发的争议做出“亦庄亦谐”的回应。

按作者的说法，“说实在，我觉得此事挺无聊的，特别是不待见（对）这些女生创意购外卖的批评，游移在毫无娱乐精神和娱乐过度两端。也就是说，闲言碎语太晃悠，我根本拿不准。”

——这其实正是这类社交网络的

一个特点，本来无关宏旨，严肃媒体不一定要跟着议论这种事。但是，作者提笔写文的理由竟然是：“忽然记起先贤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考虑到无益之事中似乎也可包括无聊，同时，毕竟闲着也就闲着，化无聊为有聊倒也无妨。”

这就让笔者觉得有点问题了：难道作为大众传媒的报纸言论版这种资源有限的公共意见平台，竟然已经“宽敞”到可以发表“无聊”的闲文了吗？

南方都市报的社论版上的“街谈”栏目，我一直比较欣赏，因为其文笔生动有趣，尤其是与主题严肃的两篇社论放在一个版面上，在阅读上起到一种调节作用。但我更是因为其与社论版相适应的强烈的批判精神而欣赏它。它不仅有着生动的“民间语态”（其实更多的是“网络语态”），而且有着民间的（也是网络的）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上一个世纪80年代的杂文精神在网络时代的重生，那个时代由少数文人写作的杂文，在被“时评”的兴盛挤出传统报纸版面之后，又在“全民写作网文”的时

代重新回来了。比如，2009年12月2日的《二百个受伤城管VS两三个被打小贩》——辛辣嘲讽广州市城管委一位官员关于“广州每年超过200名城管被打伤，是被打商贩的100倍”的说法，2012年4月20日的《谁说政府英文网站是给洋人看的》——尖锐地批评有些政府网站长年不更新内容，2012年10月31日的《飞机的那些事，都还当回事》，对于一家航空公司居然设计出了一条从南京出发经海口到天津的绕远航线而无情地讽刺挖苦。

但是，从这篇《垂绳购物的好处》来看，它显然有着选题琐屑化的倾向。它对笔者的启示是：有一些在生活中本来琐屑的“事件”，由于网络的传播，而被无理地放大，而参与放大的传播者之中，就有一些严肃的传统媒体。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媒体严肃的品格，正在被这样一种“细大不捐”的接受态度所悄然侵蚀。

其实，与传统的大众媒体不一样，发源于千千万万个体传播者的网络的传播行为本身，并不一定总是严肃认真

的价值判断。而大众传播,则应当有,也一直有着严肃认真的价值判断。传统媒体“严肃”的“报格”,并不是意味着板着脸孔说话,而正是对其传播内容严肃的价值判断。

网络,尤其是微博,作为一种人类从未出现过的广泛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力量,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传统媒体积极回应网络信息和网络舆论,正是基

于这样一种正确的价值判断。但是,网络,尤其是个人媒体的微博,也会把一些琐屑的、本来中止于人际之间或较小范围内的信息广泛传播。传统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的言论,应当保持原有的价值判断,而不应照单全收。

不管传统媒体在未来的哪一天离开“纸质”而“活”在网络上,大众传媒本身总还是一种稀缺的传播资源——因

为它对应的是人们永远稀缺的注意力资源。它的评论风格,不一定非要“严肃”,但其主题至少应当“有聊”——有意义。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所言“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样的标准,仍然应当是我们今天在大众传媒上持笔为文的一个内心自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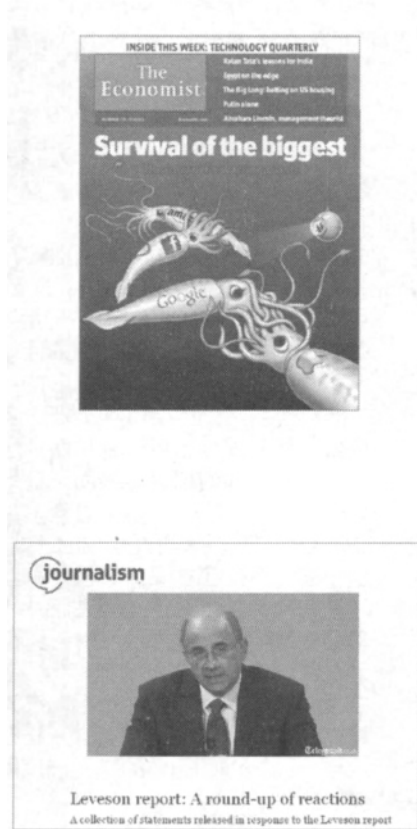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国外期刊速览

“大”者生存?

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12月1日

文 | 郭之恩编译



文 | 郭之恩编译

互联网巨头谷歌、苹果、Facebook与亚马逊引领数字革命潮流,为用户和商户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推动了言论自由及民主精神的传播。创造了奇迹的同时,日益膨胀的网络帝国也引起了担忧。规模如此之大、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若不加约束,它们本能地就会扼杀竞争。这种倾向引起了监管部门注意。

谷歌最先遭遇威胁。欧洲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贸易协会(FTC)都在调查谷歌是否以不正当手法操纵搜索结果,使其有利于自身业务。此外,在世界各地,该公司

被控利用专利阻碍智能手机市场中的竞争。

四大巨头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线上服务将用户绑定在自己的“平台”之上。苹果公司的滚滚财源除了硬件产品销售外,还有其通过技术壁垒而专门销售的配套软件,iPhone实际上已遥控着许多人的数字化生活。

在这种巨无霸的阴影下,小公司生存举步维艰。2012年底,亚马逊少有地发行了债券,买下数家公司,其中不乏对其存在威胁的在线零售商。Facebook和谷歌也有过一些大型的收购活动。

聚焦莱文森委员会报告

国外期刊速览

英国 新闻业网站 2012年12月

英国新闻业连续发生丑闻之后,英国议会委任大法官莱文森勋爵组建委员会,专门调查新闻业现状,并制定新的自律和法制准则。从委员会成立伊始,便备受英国新闻业关注。

2012年11月29日,莱文森报告终于出炉。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支持,但是,同时指出,该份报

告中的部分重要细节以及失当之处仍需法律考量。一时间,英国新闻业对“莱文森委员会迅速成立一个独立的媒体监管机构的建议”展开了热议。这个独立媒体监管机构究竟该如何运作,从法理上如何确保其独立性和有效性,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一争论还在发酵中,且待时日,以观变化。